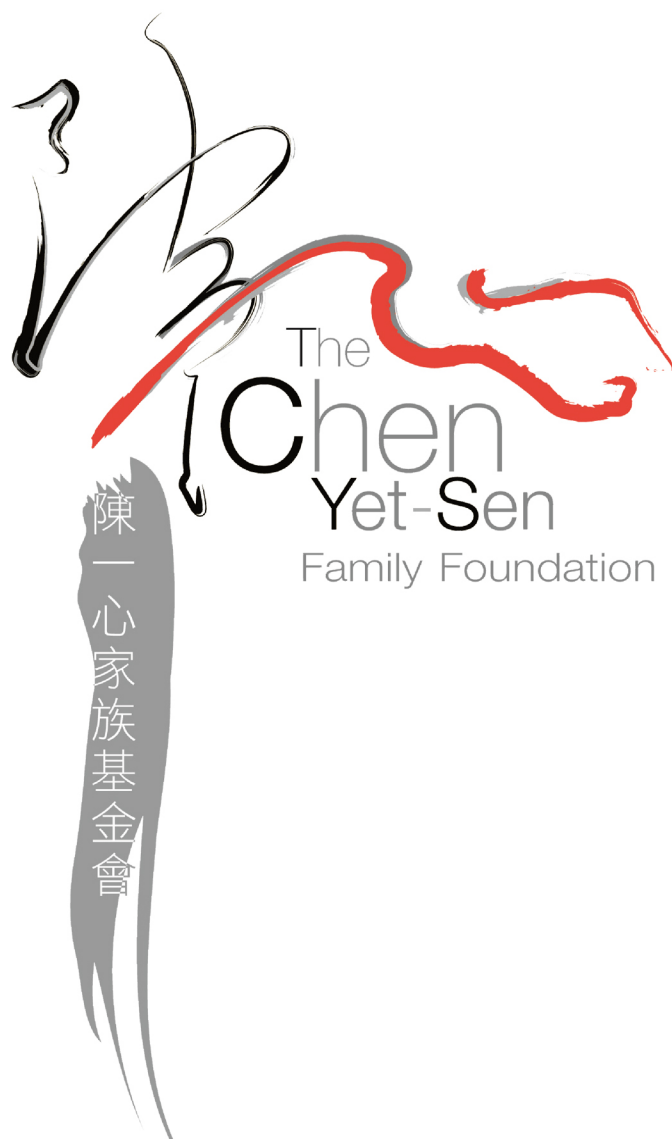




“学校图书馆的一天”（2015）

——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澳门学校图书馆比较研究报告

陈一心家族基金会



“学校图书馆的一天”（2015）

——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澳门学校图书馆比较研究报告

本报告版权归陈一心家族基金会所有

香港中环云咸街40-44号云咸商业中心30楼

电话：+852 3167 4198

传真：+852 2877 0434

网址：www.cysff.org

学校图书馆的一天（2015）

——中国内地、香港、台湾、澳门学校图书馆比较研究报告

James Henri教授

2015年4月20日

对比

下面的表格为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和澳门四个地区的对比分析介绍。只有考虑以下因素，才能理解表中的比较，这包括：

香港

- 1、学校图书馆在台湾和香港有长期的发展历史。
- 2、在香港，图书馆老师的义务培训有长期的历史。每个学校需安排图书馆老师职位。理论上这些职位大部分都应是全职，但实际上校长经常让图书馆老师承担包括学科教学在内的一些额外职责。这些额外责任会让全职工作变成兼职甚至是偶尔兼职。不少学校聘请助理文员来协助图书馆老师的工作，但这种做法在中学较为常见。

台湾

- 3、台湾也有培训图书馆老师的历史，但培训结构不及香港。很少有全职的图书馆老师，但不少学校会指派额外的员工（包括图书管理员）协助学校图书馆的管理。

中国内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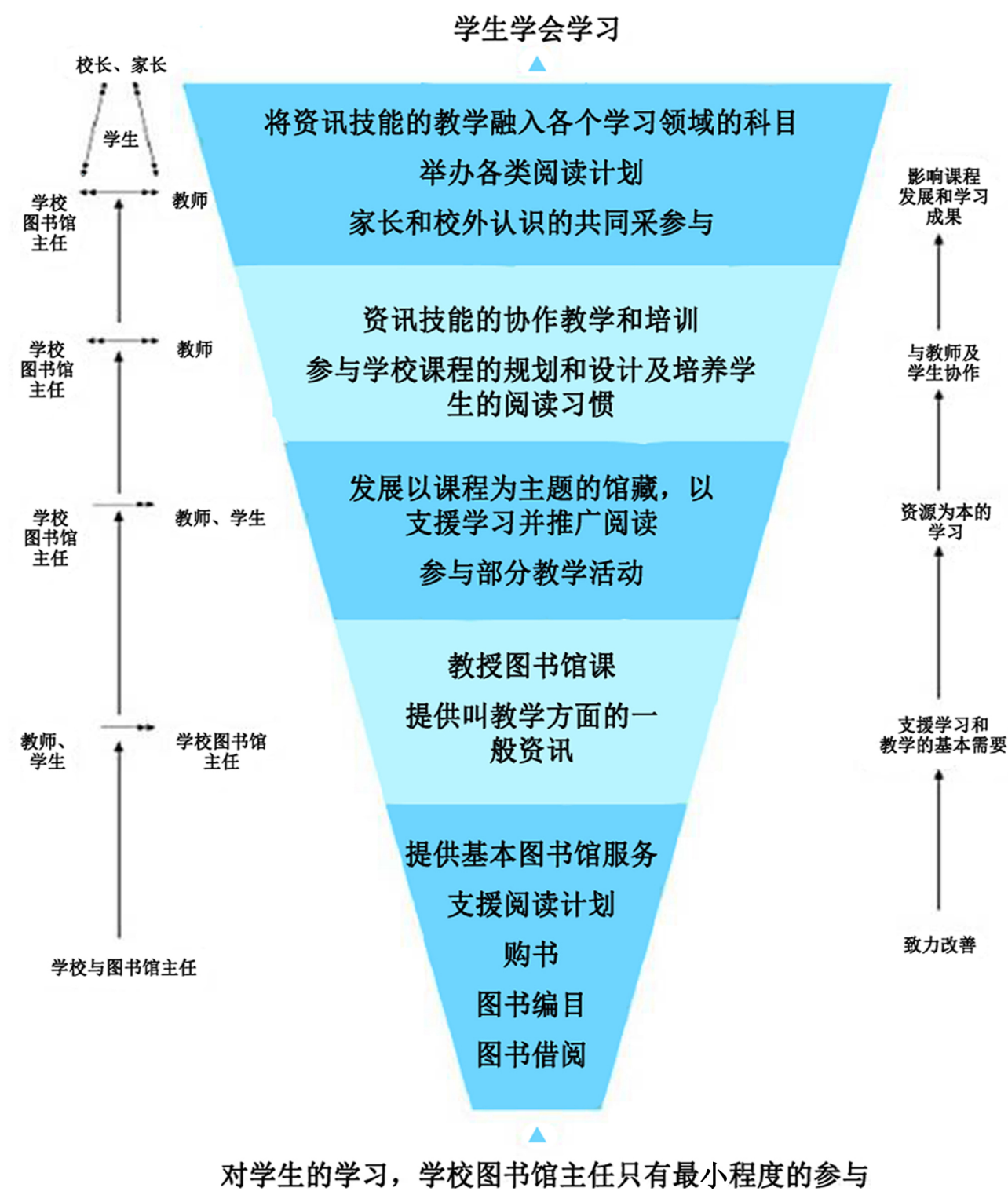
- 4、中国内地的情况并不是铁板一块，有些地区对图书馆老师提供义务培训和任命；有些地区则没有或极少的支持。通常培训是与图书馆有关，而非与教学联系，因此培训的效果走向提供级别一和级别二的服务。预计接下来合肥的研究会扩展活动的范围。将提供专业培训、任命图书馆老师与建设有吸引力的图书馆相结合，预计图书馆老师会在更高的层次发挥作用。

澳门

- 5、澳门没有图书馆老师，与图书馆老师最接近的职位是阅读推广员。这些职员在阅读方面有一些基本培训，但与图书馆老师的职责相去甚远。阅读推广员并非教师。校长可以根据学校的需要分派任务，学校也不大可能聘请文员协助阅读推广员。

学校图书馆老师/阅读推广员（澳门）活动级别与描述（CDC, EDB, HKSAR、2002）		中国内地	台湾	香港	澳门	合计
级别五	整合跨越多个关键学习领域科目的信息技术教学；实施各种阅读项目；让家长 and 外部合作伙伴参与进来	0%	19%	31%	6%	56%
级别四	合作教学与培训信息技巧；参与学校课程计划与设计，推广阅读习惯	3%	5%	9%	3%	20%
级别三	发展以课程为中心的藏书，以支持学习及推广阅读；参与一些教学活动	8%	4%	6%	6%	24%
级别二	提供图书馆相关的讲课；提供教学的一般信息	5%	19%	10%	2%	36%
级别一	基本的图书馆服务；支持阅读计划；购买书籍、编目与书籍借阅	57%	19%	16%	49%	141%
	其他工作	27%	34%	28%	34%	123%

四个研究地区的相似点与不同点（通过倒金字塔解释；CDC、EDB、HKSAR，2002）



各级别图书馆老师活动分布最均匀的是香港，其次是台湾和中国内地，分布最不均的是澳门。四个地区中图书馆老师活动比例最高的是级别一（141%），其次是其他工作（123%），紧随其后的是级别五（56%）、级别二（36%）和级别三（24%），比例最低是级别四（20%）。

其他工作

台湾和澳门人员承担与图书馆无关的工作最多（34%），中国内地和香港同行承担与图书馆无关的工作相对较少（分别为27%与28%）。应注意的是，“其他工作”可以指，倒金字塔表格没有涵盖的合理工作，或不合理的工作，这里指将注意力从学校图书馆分散出去的工作。然而，与被访者的交谈表明，“其他”工作大部分都属于不合理的范畴，会分散学校图书馆的使命。

级别一

中国内地图书馆老师大部分活动（57%）属于级别一，包括：基本的图书馆服务；支持阅读计划；购买书籍、编目与书籍借阅。这些活动都与图书馆相关，大部分是文书工作。级别一的活动占大多数意味着图书馆老师几乎总是呆在图书馆（在借还书处），等待读者过来。图书馆老师参与学生的学习非常少。

澳门人员的级别一活动所占比例排在第二位（49%）。台湾和香港图书馆老师在这一低级别服务上占比较低，分别为19%和16%。

级别二

在级别二，包括教授图书馆课，提供教学方面的一般资讯，台湾图书馆老师花费的时间排在最前，为19%。主要是支持基本学习和教学需求。当学生和教师存在此类需求时，他们会向图书馆老师求助。澳门人员在此活动上花费的时间最少（2%）。

级别三

在级别三中，中国内地图书馆老师花费的时间比例最高（8%），包括发展以课程为中心的馆藏，支持学习及推广阅读，参与部分教学活动（并非科目教学）。这些活动显示出资源型学习和探究式学习的迹象。图书馆老师促进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合作。台湾图书馆老师在这些活动上花费的时间最少。香港和澳门在这一级别的时间占比为6%。实际上，四个地区在级别三上花费的时间是非常少的，地区差别并不明显。

级别四

级别四中，香港图书馆老师所花时间最多（9%）。这一级别的活动包括合作教学与资讯技能的培训；参与学校课程规划与设计，培养阅读习惯。这些活动是教师与学生的合作措施，包括图书馆老师与其他教师合作，共同计划、教授及评估图书馆项目。中国内地与澳门在这些活动上花的时间最少，为3%。台湾在此类活动上所花时间为5%。

级别五

在级别五中，香港图书馆老师所花时间最多，为31%。该级别的活动包括将资讯技能的教学融入各学习领域科目，举办各类阅读计划，让家长 and 校外人士参与到图书馆项目。这些活动极大程度对课程发展和学生学习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校长、家长、教师和图书馆老师共同合作，为学生服务。学生获得“学会如何学习”的机会。中国内地的图书馆老师没有参与此类活动。台湾图书馆老师在此类活动上花费的时间为19%，少于香港。澳门受访者在此类活动上花费的时间为6%。

与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相比，如何解释澳门学校图书馆的地位？

最明显的问题是澳门学校没有图书馆老师这个职位。此次研究的对象是阅读推广员，而非图书馆老师，阅读推广员并不是教师。阅读推广员在阅读推广方面接受一些基本的培训，实际上也有机会参加一些教育暨青年局及澳门图书馆和信息管理协会举办的相关培训，但是并不要求他们具备相关专业资格。如果阅读推广员同时是具有资质的教师，这是理想的情况，但并没有这一硬性规定。

2007至2008年，澳门教育暨青年局启动了一个阅读推广员协助项目，目的是实施各类型阅读活动、在校园推广阅读、培养学生阅读习惯、加强课堂阅读管理和减轻教学职员的非教学责任。（值得注意的是，鼓励阅读在澳门被视为非教学责任，而在大部分地区，鼓励阅读在小学阶段应该是主流教学重点。）然而，因为负责学校图书馆部门的人力资源有限，实际上并没有提供多少支持。而且，不同学校阅读推广员的工作也不尽相同，通常这些工作任务在他们的具体职责之外。据职员们介绍，他们经常要求去做核心责任之外的行政工作。以下是阅读推广员接受的培训。

3.7.2. 职业发展：

3.7.2.1 2011-2012，澳门大学继续教育中心和澳门图书馆与信息管理委员会联合组织的证书课程，约180小时

3.7.2.2 2011-2012由教育暨青年局组织的儿童阅读俱乐部种子教师培训课程(47小时)

3.7.2.3 写作教学研讨会（12小时）

3.7.3. 培训：大小研讨会、工作坊和访问（大约20次）

3.7.4. 职业交流：参与国际图书馆交流会议与研讨会（5-6次）

我们并不能确定以上培训是否可帮助职员为其工作职责做好准备，但可确定的是这些培训无法让职员达到我们在本研究中使用的倒金字塔模型所列的要求。

阅读推广员是政府为每所学校配备的五个职位之一，其他包括活动员、学校医疗员、实验室管理员和信息技术教育人员。

如果他们的角色限定为阅读推广，那么他们还有成功的希望，但对他们期待则是能够管理一所学校的图书馆，即使他们缺乏地位或合理的薪资。同时，如果教师缺席，至少部分阅读推广员还要提供教学支持。这个工作对他们来说超出其资质能力，也并不恰当的，同时这类工作也会影响他们的主要职责。

对阅读推广员地位的研究也显示他们在学校缺乏影响力。他们不是教师，因此被教师和学生视为低一等的职员。此外，他们的工作并不稳定，这意味着他们保持低调。似乎是由教师和学校管理层来决定图书馆的影响和阅读推广员的价值，即使阅读推广员有影响，也并不会咨询其意见。

以上几点指向第二个阻碍，即校长（和其他高级职员）与阅读推广员的关系。从研究可以显示，他们之间的关系至少是紧张的，最糟糕的情况甚至是恶性的。阅读推广员肯定他们从校长那获得的支持，这表面上显示关系不错。但实际上，这个职位得到的支持非常少。因为学校领导对低级职员的作用和潜在影响几乎并不了解，因此并不可能给予他们职业的尊重，虽然这种尊重非常重要。

第三个主要阻碍是澳门缺乏培训图书馆老师的正式资格。这意味着在职人员常常对决策缺乏理解。因此，导致对图书馆和阅读文化的发展预期较低。缺乏培训加上缺少地位，意味着阅读推广员不大可能有机会超越他们很低的服务角色，与教师一起工作。我们所猜测培训和缺乏任命图书馆老师是一种明显的成本节约措施。而全球的研究证据表明，这么做适得其反。

第四个阻碍是对全职专业图书馆老师管理图书馆的直接影响，即改进学校和提高学习效果的潜力缺乏了解。校长和阅读推广员之间缺少牢固的关系使这一问题变得更为严重。这一点的研究很清晰：校长与图书馆老师之间的紧密关系能够确保阅读和探究文化的成功发展。

虽然本研究没有收集图书馆预算和馆藏发展政策及实践方面的数据，但是馆藏发展的预算可能较少，也可能缺乏专业人士挑选图书馆藏书。同时并没有证据表明孩子积极参与书籍的选择中。在书籍供应商和购买何种书籍方面，可能存在限制。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调查。

地区总结

研究确认各地区都有多方面积极发展，有其自己的优势和挑战。当然，在政府对其改进的承诺上，有些区域比其他地区更成功。满足需求的合适培训得到了认可。如果有一项严密的比较研究计划，可以让决策者根据可靠的数据来制定拨款和决策计划，则该地区将大为受益。哪个地区有专业机构支持图书馆老师的工作，该地区的专业发展和政策倡导的机遇更大。

对阅读的关注，特别是对快乐阅读，成为了主流。书籍供应商也会做出反应。儿童和青少年读物、书店外观的明显变化表明了这一点。

对地区的建议

地区之间分享政策和实践是重要且有价值的，建议教育局积极采取行动确保其可能性。

香港在学校图书馆推动方面有一系列卓越政策（可惜的是常常被忽略）。这些政策可以作为地区的范例。

图书馆馆藏应该按读者兴趣和教师使用计划进行评估。应该尽量减少复本和淘汰无趣书籍。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参与到书籍选择中。在藏书中应该出现更多的漫画和图文小说。

如果孩子不借阅，再好的藏书也没有价值。学校必须尽量保证孩子有更多的机会可以去图书馆阅读。

如果教师使用图书馆，应该得到奖赏。

好的学校图书馆是令人兴奋的场所。对书籍的展示也应引人入胜。设备舒适而多样。图书馆必须是学校最好的场所。

指导新的专业人员也很重要，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学校几乎没有知识渊博的导师。应该考虑给一组学校的图书馆和阅读人员任命导师。

可以做什么？

在系统层面，应该考虑更好支持阅读力量的政策改革。所有证据表明培养学生阅读习惯的最好方式是让孩子们自由自主阅读那些引人入胜的书籍。这些书籍是孩子们觉得有趣的，而非成年人。本质上需要一系列与香港的政策类似的学校图书馆和阅读发展计划，然后监督其实施。同时为了满足人员、资源和藏书的需求，政策需要持续的更新。

这一层次的改变需要组织的倡导，包括专业图书馆协会、阅读协会、出版集团、家长团体和任何对优质教育感兴趣的人员（包括教师教育者），去展示让人信服、清晰的论据，表明改变的需要。这需要澳门本土和澳门以外的证据。组织这些团体参加峰会讨论此需求可以作为第一步。

除此之外，或者上文中没有提到的，教师和校长现在可以，也应该做一些事情来改进现状。这些事情包括：

学校

- & 学校启动活动，在小学中利用家长的力量。家长们可以要求一个更好的阅读环境，并且在创造阅读环境中起主导作用。
- & 图书馆协会可以发起一个有关学校图书馆更新的运动，可以包括指导学校如何创造更有吸引力的图书馆场所以及打造整体校园阅读文化。
- & 出版商可以增加作者进校园分享作品的机会，让孩子们体会阅读的力量和乐趣。

校长

- & 校长可以任命全职的阅读支持 人员，确保他们与教师具有同样的地位。
- & 校长可以确保图书馆场所是有吸引力的，并且全天对教师和学生开放。
- & 校长应该下令执行日常时间段的持续默读、教师大声朗读及自由自主阅读。
- & 校长应该肯定从阅读中学习，但不应把阅读作为理解或语法测试的工具。
- & 校长应该奖励那些很好地利用图书馆而加强提高班级学习的老师。
- & 校长应该从提供社会媒体资源转向支持加强阅读的媒体。Goodread.com就是一个例子。

& 校长可以与邻近的学校合作，支持阅读周和其他庆祝阅读的社会活动。

& 校长可以确保整个学校被装扮成庆祝阅读盛事的地方。

& 校长可以每天为孩子们朗读故事。

教师

& 教师可以确保自己与图书馆职员交流新书，以及自己支持科目主题教学而对其书籍的需求。

& 教师可以每天去图书馆。

& 教师可以把教室装扮成书籍主题，在教室中允许阅读。

& 基金会，例如陈一心家族基金会，可以帮助澳门的小学，向他们展示可以取得什么成就。

项目团队



项目总协调
James Henri教授
陈一心家族基金会顾问



香港和澳门协调员
梁月霞女士
香港学校图书馆主任协会
副会长



台湾协调员
陈昭珍教授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
图书资讯学探究所教授
兼图书馆馆长



中国内地协调员
叶锦莲女士
香港学校图书馆主任协会
会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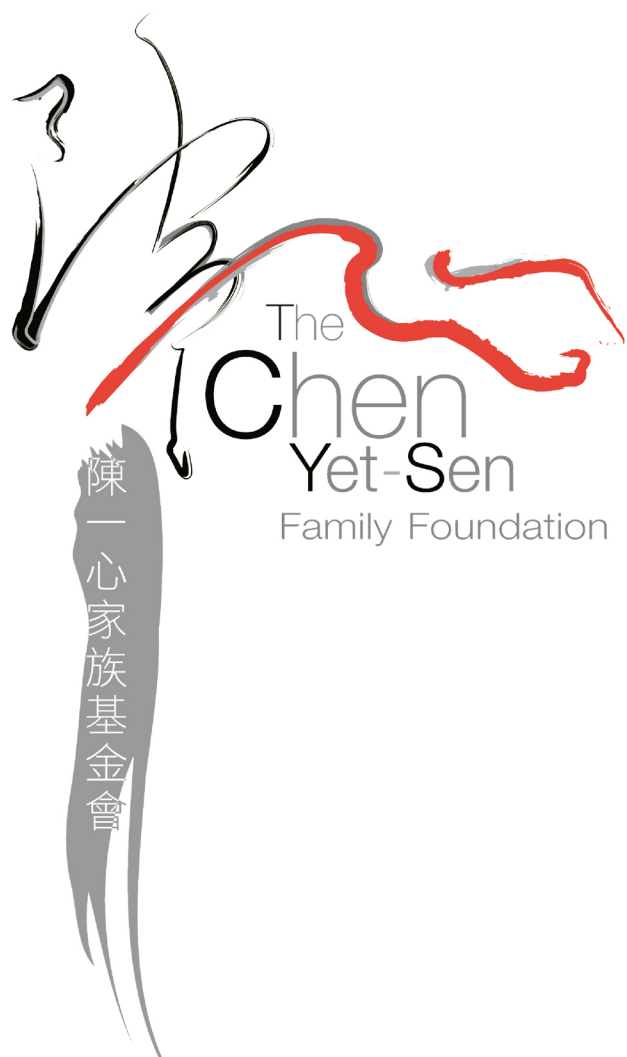
张正和先生
常州中小学
图书馆协会会长



王子舟教授
北大信息管理系
教授



苏君女士
图书馆主任
上海闵行实验学校



The
Chen
Yet-Sen

Family Foundation

陳一心家族基金會